

小说《远海》中的隐喻表达分析

林睿霄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山东威海 264209

摘要:《远海》是韩国当代作家孔枝泳于202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其中文版本在2023年正式出版。故事由59岁的主人公李美好带着疑问远赴美国与40年未见的初恋相见而起到与过往和解而终。小说中出现了诸如“四十年”、“身体的记忆”、“疼痛”、“风”与“寒冷”等在李美好的叙述中反复提及的词语以及诸多文艺作品,这些事物并不单单构成了小说的环境、人物要素,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背后更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通过对隐喻表达的解读,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品的内核,接近作家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 时空隐喻; 自然隐喻; 身体隐喻

隐喻是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文学中的隐喻常常利用全新的观点来重新描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历。^[1]《远海》小说中运用了多种方式的隐喻,如通过分割青春期中老年期创造出两个时空甚至多个时空,并用远海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空间语义场;通过选取自然界中的自然现象与植物并赋予其独特的寓意构建专属于小说自身的隐喻意义;选取身体部位的独特感受,通过着重对身体进行刻画,表现主人公李美好的心灵世界传递其世界观;借用同为文艺作品的特定作品核心意义,将无法直接表达的欲望宣之于口,符合主人公人物设定的同时增加了作品的厚度。本文将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小说中的具体隐喻表达方式以及传递给读者的具体意义进行深入解析,尝试了解《远海》所建构的小说世界内部呈现出的特殊含义。

一、时空隐喻:“四十年”与“远海”的距离

小说中多次提到“四十年”,四十年将生命强行撕裂为两个时空,造成了前后强烈的反差。青年人陷入爱情中痛苦不能自拔,中老年人因爱相逢平添了一份从容,也在原有情感的加持下略显笨拙。四十年是“犹太人逃出埃及,徘徊于旷野的时间”,是“忘却的时间,不可逆转的时间”,而“消除身体记忆需要的时间是四十年”。四十年是李美好被动接受痛苦的四十年,既代表了男女主人公之间远隔的真实的时间距离,也正是一个生命的循环周期,四十年间二人各自生儿育女,生存繁衍。二人没有重逢之时,李美好反复思考修女所言四十年的意义;相逢的过程之中,她屡屡因为四十年的字眼触动伤情,而揭开分别的真相时她明白了四十年无法消除肉体

的记忆。她曾因四十年的独自苦守而痛苦不堪,曾因美好却戛然而止的初恋时光而不得不否认初恋的存在,试图四十年来消除那段痛苦的记忆,选择性遗忘“远海”也无法消弭痛苦。在经历了这次重逢之后,二人完成了四十年的循环,对于“远海”的记忆真正回归,她找到了“初恋”二字的答案,也终于不再执着于四十年的痛苦,“身体的记忆”最终可以消除了。

空间形式的形成方式有很多种,如:省略、重复、引用、对比、多重视角、断裂、拼贴、多情节、蒙太奇等。^[2]“远海”设置了一道空间屏障,它既是阻隔两人的空间距离——被海洋阻隔的韩国与美国以及韩国与绕行阿拉斯加前往的德国之间的距离,也是封存年少时期二人甜蜜的过往的容器。它既是封闭的,也是开放的。曾经的远海容纳了两人禁忌的爱情,然而不能直言的心事也让远海成为了痛苦的开端与钥匙。李美好的恐水症既是现实中的病症,也是她对于跨越“诱惑神学生走向爱情”这样的社会道德的指责时内心的恐惧。年少时期的二人曾携手进入真正的远海,远海的样子就像想象中的初恋般美好,而当二人试图在社会现实中修成正果之时,李美好单方面的“远海”在来自于家庭变故、亲人阻挠等阻隔之下变得不可追寻,此时的“远海”已经慢慢变成了风浪滔天的模样,被时间的记忆封存。四十年后的当下时空里,飞跃地球的太平洋,二人在美国穿越风暴相逢,能够轻易跨过的物理距离让现实中的“远海”不再成为二人之间的阻隔,随着误会的解除出现在讲述者之外的公众视野中,被封闭在记忆中远海的样子再次恢复平静而美丽,初恋这段过往最终在李美好的生

活中消失。

二、自然隐喻：傲立“寒风”中的“红梅花”

福斯特在《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中》提到：“每个故事都需要一个背景，而天气是背景的组成部分，寒冷绝不只是寒冷。^[3]风的出现与温度升降以及四季变化是世界的自然现象，但小说中寒风的出现有些不太寻常。二人重逢的进程之中伴随着暴风——美好到达约会地点时“风从四面八方吹来”，“走出自然历史博物馆，又刮起了狂风”，走出地铁前往911纪念公园时“风很大，几乎无法前行”，这些风变换着各种样态出现在每一个变换地理位置的节点上，成为了二人一路前行试图再次增进对彼此新的了解过程中的阻力。而那些频频出现的寒冷——父亲离去之后“百年不遇的冷夏”，十九岁生日的夜里“拖着冻僵的脚回了家”，则是李美好记忆中的灰色地带，寒冷定义了她青春时期关于亲情与爱情备受打击后留下的痛苦回忆。分明是万物复苏的春天，却如冬天一般寒冷刺骨，现实环境中的强烈反差实际上正是主人公心中的纠结与矛盾的象征。她始终没办法放下自己对于戛然而止的初恋心中的疑问，又对于时隔四十年二人是否应该见面一事无法做到完全坚定。李美好一路上遇到的寒冷与暴风正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苦难与事情成功完成道路上的阻碍，在无形之中推动着美好的命运走向不同的方向。李美好的人生同许多美好的事物一样，都停留在的万物复苏的春天，停留在了人生的青春时期阶段，陷入了生长的停滞期。若想要完成生命的传承，获得新生，必然要穿越充斥着寒冷与暴风的冬季，经历人生的混乱期才能够实现。在穿越层层风暴抵达“远海”之后，“丢失的拼图”被凑齐，那段停止的人生得以复活，让李美好的灵魂得以完整。

相比于贯穿整个相遇时期的暴风与寒冷，红梅花在全文中一共出现了两次——到达纽约前亚凛的信息中发来了红梅花，小说的结尾顺天金菟寺的红梅绽放。红梅花的花期在晚冬到初春时节，在寒冷的环境中送走了冬季、迎来新的春天。在残酷的环境中生长的红梅正如身处韩国社会中的亚凛，未婚先孕的她承受着来自于家人不解、社会道德、经济支撑以及许多未知方向的压力。然而正是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之中，亚凛却丝毫没有考虑外部压力，更加关心自己身为母亲能够孕育生命的这份喜悦，在流血中诞生的婴儿点染了红梅花的红色，成为作为母亲的女性更加勇敢地面对世界的勇气，正如红梅花因为严寒的存在更加耀眼。在结尾处成群开放的红梅

花正是现代社会中跨越重重阻碍依旧努力生活，不放弃绽放自我光彩的女性群体，正是由于她们的不断创造与付出，人类的生命才变得更加精彩。

三、身体隐喻：循环着的生长“痛”

身体哲学中讨论了身体与心灵之间的深刻关系，将身体肉欲与主体性关联起来。^[4]小说中多次提到了李美好身体中的疼痛。从决定前往纽约开始，不知名的疼痛开始在美好的身体内扎根——“陌生的痛感袭来”、“停在身体里的微弱痛感”、“纤细的痛感”、“非常轻微而模糊的疼痛”、“好像整个胸部都患上了牙疼”。所有的痛感都有着共同的特征——细微而悠长，就像牙疼的症状，虽然不致命，仅仅出现在身体中一个极小范围，但是持续时间之久与难以捉摸足够让人感受到折磨。这些疼痛既是身为即将步入老年期的她对于年轻的肉体的羡慕，也是对于自己过往的青春深深的遗憾。正是因为二人青春年少的感情难以言喻且从未停止，重逢之时，那些本已深埋的过往的情感化作疼痛，以这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提醒着美好。痛感突然而来又慢慢消失，正如人们不断追寻的“初恋”。小说中的人物围绕着初恋的话题展开讨论，付诸行动，从开始的抱有幻想与渴望到不断接受伤害，最终选择放弃或归于平淡，整个过程正与美好所体验的痛吻合。

许多与身体描写直接相关情节出现在小说之中，如美好在夜晚的迈阿密街头看到通过裸体展示性感的年轻人，拥抱拥有青春饱满的身体的外甥女，美好的母亲对于芭蕾的执着，美好在浴室中观察自己的身体，拥抱母亲的身体等。身体是欲望的象征，它不仅代表了年轻人无处安放的肉欲，也代表了身体机能逐渐退化的中老年人对于青春活力的渴望。拥有饱满机能的珍妮与如今身体正在退化的美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珍妮充分享受着年轻的身体带给自己的魅力以及恋爱带来的快乐体验，而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美好如今只能面对着一具逐渐枯萎的身体。将同样年纪的自己与珍妮相对比，十七岁的美好还对于自己的身体有诸多忌讳，从未真正去了解与自己的灵魂共存的这具躯体中的另一个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正是进行自我了解的过程。曾经的她习惯了文胸的束缚，忌讳在人前裸露身体，从未去了解过关于乳头颜色的常识，在恪守成规中度过了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光。被隐藏起来的身体部位象征着被家庭与社会观念束缚的自我，从未观察自己的身体正是因为从未深入思考，未曾将内心的真实完全展现。相较于多年来

面对裸体的羞耻以及身体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破败的无奈，如今的美好开始正视属于自我的身体，并真正认可属于自己的美丽。正如爱好芭蕾的珍妮所言，用脚尖站立的芭蕾与重力作斗争，“站立也是跳舞”。身体是人类拥有的最原始的存在，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在枯萎的生命中寻找向上的力量，用身体的力量对抗时间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创伤，这也是面对一切困难逆境的力量源泉。身体也是修补裂痕的弥合剂，李美好用弱小与瘦削形容母亲身体的衰退，也用柔软与舒展等形容母亲身体的美丽，而这不仅仅是美好对于母亲身体状态的直观感受，更是母亲面对血缘与家庭、不断带来重创的困苦磨难以及走向生命后期时仍然不断与现实斗争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身体的共通性让母女二人之间放下了存在多年的芥蒂，消除了二人之间的矛盾，让母女关系趋于缓和。

除此以外，小说中还提到了众多人物的生育状况。美好的母亲孕育了姐弟三人，李美好生下了女儿亚凛，亚凛怀有孩子露，美好的妹妹育有女儿珍妮，约瑟的妻子生下了四个孩子，约瑟的妹妹也有一个女儿。生命借由身体的子宫来到世界，母亲的身体正是生命的归零地。犹太人离开生活的故地，用四十年消除出生时带来的身体记忆，而后在又获得新生，回归原有的模样，开启了新一轮的身体记忆。就如同胎儿自母体诞生，携带着生活的记忆，直至诞育新生命后脱离原本的生活，期间不断徘徊、经历，直至完全脱离困境获得新生，新的生命也将在新的母体中将这条必经之路延续下去。包括亚凛、露、珍妮以及其他没有名字的最新一代正在蓬勃生长的生命作为前人的希望与后人新的“母体”进入这一循环之中。

四、文艺作品隐喻：挣扎的欲望

小说中大量提及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涵盖了文学、音乐、影视等多个领域，贯穿了文章始终。如反复提到的海明威的小说《战地春梦》、皮千得的随笔《因缘》、《昆虫记》里的节腹泥蜂以及埃里克·萨蒂的钢琴曲《吉诺佩蒂舞曲》等，与小说中的人物产生了深深浅浅的关联。

《战地春梦》与《因缘》出现在李美好与母亲关于青年时期的讨论、与曾经的初恋约瑟讨论被作家杀死的女人、讨论会的诸位教授讨论初恋的场景之中。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暗示着主人公二人走向悲剧的结局，初恋在众人的心中已经成为了不可追寻的过往，而与初恋的难以

修成正果的结局正是掌握着初恋故事的解释权的约瑟方造成的，正是身为作家的海明威、身为故事讲述者的金教授、黄教授、李教授造成的。青年时期的约瑟自作主张为二人计划着未来，最终没能够抵抗属于神学生的观念束缚，放任了母亲与妹妹一起刻意拆散二人结果的发生。金教授将与初恋的遗憾归结为自己的付出没能够敌过通信不便的时代阻碍，黄教授将遗憾归结为自己的默默守护与诚心接纳抵不过对方对于感情需求的旺盛以及一再突破道德底线的交往行为。这些人彼此的爱情走向悲剧，并非完全由对方负责，而是在初恋走向悲剧之后，将自身的责任推给了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初恋的悲剧结局其实是必然的。

《昆虫记》出现在美好与约瑟二人在恐龙馆讨论科学、回家的路上约瑟的妹妹与美好讨论嫂子的情景之下。节腹泥蜂的特点就是通过麻醉捕食象鼻虫，让猎物见证自己死亡的全过程。妹妹将嫂子比作节腹泥蜂，将失败的婚姻归结为嫂子强烈的个性逐渐侵蚀了哥哥对于生活的欲望，二人的结合成为一段错误。实际上，身处自然界之中，成为节腹泥蜂的猎物的何止约瑟，约瑟的妹妹、约瑟的妻子、约瑟、李美好都是象鼻虫的代表，他们被社会环境与家庭观念束缚，在四十年的时间里走没能够走出当年的回忆，反复品尝着痛苦，看着自己一点点被多年的生活侵蚀，最终成为被捕猎成功的失败者。

《吉诺佩蒂舞曲》又名《裸体舞曲》，出现在李美好在迈阿密的旅店房间内边饮酒边聆听海滩音乐、三人在曼哈顿的酒馆中饮酒时传来钢琴曲的情景中，与酒相伴而生。这首钢琴曲正是被李美好藏在内心又想要直面的矛盾的欲望。故事开始之时，李美好在迈阿密的街头感受着年轻人们毫不掩饰的对于身体的欲望，结尾之时，她在现实中听到了这首直面身体与欲望的曲子，回想起四十年前约瑟面对她时弹奏曲子的场景。从直面内心开始，到直面后再次克制而终。

结论

作为一部充满隐喻表达的作品，《远海》通过多种角度选取时空、自然、身体、文艺作品元素丰富作品的含义表达。本文剖析了李美好与约瑟二人对于初恋的深刻感受，在疼痛中告别过往，在逆境中迎接新生，将更多的希望留给社会的未来。李美好在前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更新了对于自我的认知，不断思考存在与意义，让

年轻与衰老的两个时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进入到一个循环的语义场之中，将初恋的悲剧结局推向了一种必然性。当然，本文的分析尚处于较为浅显的层次，且其中尚有许多未被提及的隐喻表达。这些表达方式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未被挖掘的深刻的含义，如恐龙与昆虫、心灵手册中的空白简介栏、德国作家里尔克与露等等。希望在未来能够对此进行更加深入分析与理解，从更加多元的领域理解小说建构的深层世界。

参考文献

[1][韩]孔枝泳.远海[M].徐丽红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3.

[2][美]托马斯·福斯特.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M].王爱燕译.海口:南海出版社, 2016.

[3]束定芳.论隐喻的本质及语义特征[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8, (06): 11-20.

[4]汪少华, 徐健.通感与概念隐喻[J].外语学刊, 2002, (03): 91-94+112.

[5]张尧均.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研究[D].浙江大学, 2004.

[6]魏在江.隐喻与文学语篇的建构[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 (03): 13-16.

[7]陈德志.隐喻与悖论: 空间、空间形式与空间叙事学[J].江西社会科学, 2009, (09): 63-67.